

好家风

我家的劳动节表彰会

姥爷有三个女儿，我妈是长女，嫁到了外地，小姨也在外地工作，只有二姨找了个本地人，留在了姥爷身边。

姥爷一直在乡下生活，近些年来种起了蔬菜和草莓，每逢“五一”假期，我们就去姥爷的塑料大棚里摘草莓。当然，我们去了不能光吃不干活。姥爷会给大家分配农活，家里的小孩子也不例外，姥爷会支付我们“工钱”，就是给我们每人包个大红包。

下午收工回家，姥爷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吃的。等饭菜上桌，姥爷总要端起一杯酒，讲几句话。姥姥说：“你们姥爷一见到酒，话就多了。”我们都知姥爷这个习惯，等姥爷二两白酒下肚，“话”风就变了。

老伴给我洗头

我和老伴今年71岁。老伴爱干净，非常注重全家人的着装和个人卫生。她要求全家人冬季每个星期至少洗一次澡，三天洗一次头，夏季每天洗一次澡，一个星期换一身衣服。于是，我按老伴的要求洗澡、洗头。然而，我洗头时总是洗不彻底，达不到老伴的要求，因此，她就亲自给我洗头。

老伴给我洗头，不仅要洗头发，还要洗耳朵、脖颈、下巴等处。老伴给我洗头前，先在

盆里兑好热水，不凉不烫，然后用热水给我洗一遍头发，之后用洗发水揉洗头发，接着用清水冲干净，再用打了肥皂的毛巾搓洗我的耳朵、脖颈、下巴等处。老伴搓洗得很细致，直到搓洗干净为止。

老伴给我洗头，是对我的关爱，不但让我头部干净清爽，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。我很感激老伴，所以就更用心地关爱她，经常给她剪指甲，陪她遛弯儿，陪她幸福地安度晚年。

李湘杰/文

大姐如母

自从父母相继去世以后，我们姐弟五人团聚的机会明显见少了。身居豫北老家的大姐心里总是挂念着我们，尽管最小的弟弟已年愈花甲，可在大姐看来，我们都还像未成年人一样，让她放心不下。

2021年初，石家庄出现疫情。大姐从电视里看到这一新闻后，立刻通过微信和我联系。可是，那几天我家的网络出了问题，维修人员没办法上门检修。大姐联系不上我，以为我“中招”被隔离了，心里非常牵挂。后来，网络恢复正常了，我赶紧和大姐视频连线，说明了情况。大姐知道了原委，才如释重负。

去年，家住郑州市的弟弟有了中风前兆，侄子把他送到医院住院。弟弟怕我和三个姐姐知道了着急，直到出院依然守口如瓶。后来，在外跑运输的外甥去郑州，才知道了真相。外甥回家

一说，大姐立马对外甥说：“你明天啥也别干，拉我去看你二舅。”外甥一再解释：“二舅已经痊愈了。”可大姐还是坚持要去。翌日，大姐就赶到弟弟家，围着他好一阵端详，还埋怨道：“住院了为啥不告诉我？”说着说着，大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今年春节，我们在大姐家里团聚。尽管平时经常视频连线，但当我们几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激动不已。大姐更是高兴得脸上乐开了花，一会儿拉着两个妹妹的手嘘寒问暖，一会儿拉着两个弟弟的手询问近况。大姐年近八旬，可她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个年轻人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姐不断地给我们夹菜，生怕我们吃不饱。分别的时候，大姐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们好好照顾自己，无论谁有事都要告诉她一声。

每次想起大姐对我们的关爱，我心里就暖融融的。

申德明/文



鱼水情

侯建平/摄

祖孙之间

小孙子趣事

孙子可可4岁，每次见我都问这问那。有一次，可可问我：“爷爷，‘隐私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说：“‘隐私’就是不能说，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。”孙子听后点了点头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，悄悄对我说：“爷爷，这是我的‘隐私’。”

可可认了不少字。一天，我正在看手机，就听见可可大声说：“高级蛋丝皮。”我心想：“这孩子到哪儿吃饭了，还记住了一道这么奇怪的菜名！”扭头正想问他，只见他指着老伴上午买回的被子包装袋，上面写着：“高级蚕丝被。”

可可经常拿我的手机玩游戏，我害怕影响他的视力，总限制他用手机。一天，我在手机上看新闻，可可在旁边说：“我长大了，也要当爷爷。”我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当爷爷就可以看手机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又想起什么，很认真地问我：“爷爷，我长大了当谁的爷爷呀？”我和老伴顿时笑弯了腰。

汪小弟/文

育孙歌谣

小鸭子

王喜元

小鸭子，真可爱，扁嘴巴，圆脑袋。摇摆走，挺豪迈，游泳赛，得金牌。



花娇人更美

殷俊良/摄

